



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通报（第8期）

2002年5月8日 来源:本站消息

作者其他文章

栏目广告6, 生成文件 HTDOCS/NEWXX9.HTM 备用,

伦理学研究中心第十次学术研讨会

时间: 2002年3月29日, 星期五下午2: 30-5: 30

地点: 四川大学伦理学研究中心

人员: 高小强、余平、黄玉顺、丁元军、赵勇、胡冰霜、杨秀杰、成先聪、冉桂琼

主讲: 杨秀杰

题目: 关于语言哲学

主持: 黄玉顺

一、演讲（略）

二、讨论记录

丁元军: 关于语言哲学我不太熟悉, 但对语言我有些了解。如中国古代汉语中的第一人称的变数, 我有些疑问, 中国的皇权与主体性的关系如何? 语言的类型、文化的类型、自我的类型, 中西文化间的冲突明显。我觉得杨老师是认为对古代汉语的幼稚, 但又认为它是自足的, 这是不是矛盾?

杨秀杰: 文化是一个整体, 不是皇权衰落了, 文化的整体性就不存在了, 我们选择“主权”这个词时, 并不是你西方的“臣下”。我们仍然依据一个文化的特征来选择一个词。这个问题和伦理有什么关系呢? 用语言来看待文化, 所有的伦理关系都是建立在一种语言的表达方面。

黄玉顺: 我对这个问题比较有兴趣, 我以前是中文系的。老杨透过语言来分析根本性的一些东西, 当前语言哲学转向也多是走这样的路子。结构主义描写的是客观的语言。(反思我们汉民族的东西), 我们今天的文化类型, 这不是轴心期文化, 甚至在这之前, 一个民族的文字的产生也标示着其文化的产生。但把中、西方的文化以文字作比较不妥。Sub-最基本的意思是“在……之下”“做为……的基础”, 但以SUB和中国的“主”体比似乎不妥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的“主”干为“烛”, 光照之意, 因此“主”, 以此来看非常有意义。回到前轴心期, 这个路子非常好, 但需要把文字、语言做区分, 另外确定语言的发生期是无操作性的, 只能以文字作些参考(如甲骨文)。

另外，关于汉语的系词。哲学界谈到“to be”时，人们往往用汉语的“是”来比较，比如王路，但这是不正确的，其实在汉语里的“是”“在”“有”都可对应“to be”，要依据具体的语境确定它的准确表达。汉语“是”最早是做近指代词讲，后来发展为标准的系词，我们用汉语分析文化将要涉及到十分复杂的问题，一定要澄清。“我”和西方的“self”不同，“我”不是个体，是“族类型”的字，没有个体性。这种观念对我们的现代化非常不利，而这种情况自“轴心期”前已出现。

“我”的不同文字形式，原因有1. 地域的不同；2、文献的不同；3、上古语言是有形态的，“我”有几种写法，乃是古代形态语言的残留。

通过对语言来分析一个民族类型是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。

杨：以前文字的读者不大确定。据说商周的语言有三种侗台语系的。中国的现代汉语很大程度上是“克里奥尔语”。中国的语言可能就是克里奥尔化了。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情，在东方的联盟语非常多，固其本身就已克里奥尔化了。

黄：俄语早期无系词吗？

杨：是的。

胡冰霜：讲到“我”，“你”，“他”，在大家心里是以“我”为中心的，“我”的称谓多于“你”，“你”的称谓又多于“他”的称谓。“我”属于家庭的我，回家的我，甚至宇宙的我，“我”在不同的人物面前又有不同的地位，或尊可卑，怎样详述呢？后来又有人从“你”开始写小说，即第二人称谈起，实质上仍是以“我”在讲述。“我”在其发展过程中，越来越单向，层次（面）越来越少，这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呢？

杨：一个文化诞生是借助语言，从现象学角度讲，许多现象学家都是把外界的现象以“我”来讲述。一个文化发生时，其伦理也就展现出来了。西方的上古是希腊语。中世拉丁语。在结构主义看来，历史也就变成了类型，时间也变成类型，类型之间的转换没有连续性。中国的历史划分，宋以前是用书法展现文化，宋以后则用戏剧展现，语言的划分就是历史的划分。一个民族要想发展，必须从文化、语言上着手，比如五四时的白话文。当今反思五四，重新反思历史是十分必要的。

胡：文字是在逐步的简化的，简化是不是一个趋势，怎样看待？

杨：我觉得这和历史有关，实际是人的心理状态、文化类型的转化。

高：黄老师说古语言为形态化语言，杨说“格里奥尔化”，我认为你（黄）在为杨老师作证据。

黄：汉语早在先秦就“格林奥尔”化了，语言学界还没有如此说法。

高：你刚才说“格里奥尔”不表达时态的，你有其他根据吗？

杨：多是一种猜测，根据语言系统的特点。

黄：准确地说，“中华民族”是一个近代语。

杨：早在五十年代就谈到了，并没什么“中华民族”。

高：我们现在还骄傲地说我们民族的语言（文化）轨迹非常清晰，这是不是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的？钱穆少在《国史大纲》中就表达了这种看法。

杨：97年时有一批院士写文章时说要和“黄帝”挂起钩，遭到了批评。文化一直在演变，民

族也一直在演变，怎么能一定制定出和上古的这种联系呢？谁能保证其间没有断裂呢？

丁：杨说“格里奥尔”是原始文字的一种简化，由此引出了汉语言的不确定性。我的意思是……

杨：说“格里奥尔”表达了原始语言的某些特点，以致不能再和其他语言再“格里奥尔”化。假如一种语言“格里奥尔”化至最简时，那么它和其他语言的“格里奥尔”化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。比如英语，在英国范围内能“格林奥尔”化吗？

杨：“格里奥尔”语是一种儿童的形式，是一种儿童的思维方式，因此导致了当今汉语的幼稚性。

丁：英国有殖民地的历史，也就有可能“格里奥尔”化的。

杨：语言“格里奥尔”化的可能性需要研究。汉民族的“格里奥尔”化可能早期就发生了，或许早在商周时就已发生了。

高：你说“格里奥尔”的前提是民族的杂居，其中有一强势民族，你还说商、周已有“格里奥尔”化语言，可为什么像孔子的身体特征没有同时“格里奥尔”化，而具有滞后性？

杨：“格里奥尔”化可能只是区域化性的。另外，语言和其他物的“格里奥尔”化不是对应性的。

成：刚才是在谈语言，有没有语言哲学方面的想法？

杨：我也谈过了，每种理论的展现是以语言为载体，伦理也要通过语言来展现。

.....

文章添加：[系统管理员](#) 最后编辑：[系统管理员](#)

点击数:646 本周点击数:6 [打印本页](#) [推荐给好友](#) [站内收藏](#) [联系管理员](#)

相关评论（只显示最新5条）

没有找到相关评论

[加入收藏](#) | [关于我们](#) | [投稿须知](#) | [版权申明](#) |

| [设为首页](#) |

[思问哲学网](#) Copyright (c) 2002—2005

四川大学哲学系·四川大学伦理研究中心 主办

蜀ICP备05015881号